

<<暴风骤雨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暴风骤雨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74426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74421

出版时间：1956-8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周立波

页数：423

字数：316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暴风骤雨>>

内容概要

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，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。

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，素有“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”之誉，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。

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，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，汇集成“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”一次性推出。

这些书目的选择，兼顾历史评价、专家意见、读者喜好，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，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，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。

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，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。

阅读或收藏，均富有价值。

<<暴风骤雨>>

章节摘录

第一部分 一 七月里的一个清早，太阳刚出来。地里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，抹上了金子的颜色。豆叶和西蔓谷上的露水，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。道旁屯落里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，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。一群群牛马，从屯子里出来，往草甸子走去。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，骑在一匹儿马的光背上，用鞭子吆喝牲口，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。这时候，从县城那面，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。轱辘滚动的声音，杂着赶车人的吆喝，惊动了牛倌。他望着车上的人们，忘了自己的牲口。前边一头大牯子趁着这个空，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。

“牛吃庄稼啦。”

“车上的人叫嚷。”

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，气乎乎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牯子，狠狠地抽了一鞭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，在东北松江省境内，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，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，是从珠河县动身，到元茂屯去的。

过了西门桥，赶车的挥动大鞭，鞭梢蜷起又甩直，甩直又蜷起，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。

马跑得快了，蹄子踏起的泥浆，溅在道边的蒿子上、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。

跑了一程，辕马遍身冒汗，喷着鼻子，走得慢一些，赶车的就咕噜起来：“才跑上几步，就累着你了？”

要吃，你尽拣好的，谷草、稗草还不乐意吃，要吃豆饼、高粱。

干活你就不行了？”

瞅着吧，不给你一顿好揍，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。

”他光讲着，鞭子却不落下来。

辕马也明白：他只动嘴，不动手，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。

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、慢慢吞吞地走着。

牲口喘着气，响着鼻子，迈着小步。

老孙头扭转脸去，瞅瞅车上的人们。

他们通共十五个，坐得挺挤。

有的穿灰布军装，有的穿青布小衫。

有的挎着匣枪，有的抱着大枪。

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？

来干啥的？

赶车的都不明白。

他想，不明白就不明白吧，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，这就得了呗。

他是昨儿给人装样子进城来卖的。

下晚落在王家店，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，他答应下来，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。

不管好赖，不是空车往回走，能挣一棒子酒，总是运气。

车子慢慢地走着，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。

老孙头一面骂牲口，一面跳下地来看。

轱辘陷在泞泥里，连车轴也陷了进去。

他叹了一口气，又爬上车来，下死劲用鞭子抽马。

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，绕到车后，帮忙推车。

这时候，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，那赶车的，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，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。

因为跑得快，又是胶皮轮，并没有窝住。

<<暴风骤雨>>

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，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、手上和小衫子上。

那赶车的扭转脖子，见是老孙头，笑了一笑，却并不赔礼，回头赶着车跑了。

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，悄声地骂道：“你他妈的没长眼呀！”

“那是谁的车？”

“十五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。”

老孙头瞅他一眼，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车子的萧队长，就回答说：“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？”

瞅那红骗马，膘多厚，毛色多光，跑起来，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。

“到底是谁的车呢？”

“萧队长又追问一句。”

见问得紧，老孙头倒不敢说了，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来避开追问。

萧队长也不再问，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。

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，大伙也用死劲来推，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。

大伙歇了歇气，又上车赶道。

“老孙头，你光打辕马，不是心眼太偏了吗？”

“萧队长问。”

“这可不能怨我，怨它劲大。”

“老孙头笑着说，有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的他的前额上，还有一点黑泥没擦净。”

“劲大就该打了吗？”

“萧队长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奇怪。”

“队长同志，你不明白，车窝在泥里，不打有劲的，拉不出来呀。”

你打有劲的，它能往死里拉，一头顶三头。

你打那差劲的家伙，打死也不顶事。

干啥有啥道，不瞒同志，要说赶车，咱们元茂屯四百户人家，老孙头我不数第一，也数第二呀。

“你赶多少年车了？”

“萧队长又问。”

“二十八年。”

可尽是给别人赶车。

“老孙头眯起左眼，朝前边张望，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，他放了心，让车马慢慢地走着，自己跟萧队长闲唠。”

他说，“康德”八年，他撂下鞭子去开荒，开了五垧地。

到老秋，收五十多石苞米，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。

他想，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。

谁知道刚打完场，他害起伤寒病来。

五十来石苞米，扎古病，交出荷，摊花销，一个冬天，花得溜干二净，一颗也不剩。

开的荒地，给日本团圈去，他只得又拿起鞭子，干旧业了。

他对萧队长说：“队长同志，发财得靠命的呀，五十多石苞米，黄灿灿的，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地花个光。”

你说能不认命吗？”

往后，我泄劲了。

今年元茂闹胡子，家里吃的、穿的、铺的、盖的，都抢个溜光，正下不来炕，揭不开锅盖，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三营，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，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，叫把谷子苞米，通通分给老百姓，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。

队长同志，真是常言说得好：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。

咱如今是吃不大饱，也饿不大着，这不就得了吧？”

“吁吁，看你走到哪去呀？”

“他吆喝着牲口。”

<<暴风骤雨>>

萧队长问他：“你有几个孩子？”

”老孙头笑了一笑，才慢慢说：“穷赶车的，还能有儿子？”

”萧队长问：“为啥？”

”老孙头摇摇鞭子说：“光打好牲口，歪了心眼，还能有儿子？”

”十五个人中间的一个年纪挺小的小王，这时插嘴说：“你老伴多大岁数？”

”老孙头说：“四十九。”

”小王笑笑说：“那不用着忙，还会生的。

八十八，还能结瓜呀。

”车上的人都哗哗地笑了起来，老孙头自己也跟着笑了。

为了要显显他的本领，在平道上，他把牲口赶得飞也似地跑，牲口听着他的调度，叫左就左，叫右就右，他操纵车子，就像松花江上的船夫，操纵小船一样地轻巧。

跑了一阵，他又叫牲口慢下来，迈小步走。

他用手指着有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：“瞅那屯子，那是日本开拓团。

‘八?一五’炮响，日本子跑走，咱们屯里的人都来捡洋捞。

我老伴说：‘你咋不去？’

’我说：‘命里没财，捡回也得丢。

钱没有好来，就没有好花。

’左邻右舍，都捡了东西。

有的捡了大洋马，有的捡了九九式枪，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。

我那老伴骂开了：‘你这穷鬼，活该穷断你的骨头筋，跟着你倒一辈子霉。

人家都捡了洋捞，你不去，还说命里无财哩。

’我说：‘等着瞅吧。

’不到半拉月，韩老六拉起大排来，收洋马，收大枪，收枪子子，收布匹衣裳，锅碗瓢盆，啥啥都收走，连箢篱都不叫人留。

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，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。

抗违不交的，给捆上韩家大院，屁股都给打飞了。

我对老伴说：‘这会你该看见了吧？’

’她不吱声。

老娘们尽是这样，光看到鼻尖底下的小便宜，不往远处想。

”“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”“是咱屯子里的粮户。”

”“这人咋样？”

”老孙头看看四周，却不吱声。

萧队长猜到他的心事，跟他说道：“别怕，车上都是工作队同志。

”“不怕，不怕，我老孙头怕啥？”

我是有啥说啥的。

要说韩老六这人吧，也不大离。

你瞅那旁拉的苞米。

”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：“这叫老母猪不跷脚，都是胡子闹瞎的，今年会缺吃的呀，同志。

”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，他掉转头，打听胡子的情况：“胡子打过你们屯子吗？”

”“咋没打过？”

五月间，胡子两趟打进屯子来。

白日放哨，下晚扎古丁，还糟蹋娘们，真不是人。

”“胡子头叫啥？”

”“刘作非。”

”“还有谁？”

<<暴风骤雨>>

” “那可说不上。

” 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，萧队长也不再问了。他明白，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前怕狼，后怕虎，事事有顾虑。

他望望田野，苞米叶子都焦黄，蒿子却青得漆黑。

小麦也都淹没在野草里，到处都是攀地龙 和野苇子。

在这密密层层杂草里，一只灰色的跳猫子 ，慌里慌张往外窜，小王掏出匣枪来，冲着跳猫子，“当当”给了它两下。

他抡起匣枪还要打，萧队长说：“别再浪费子弹罗，用枪时候还多呢。

” 小王听从萧队长的话，把匣枪别好。

车子平平稳稳地前进。

到了杨家店，车子停下，老孙头喂好牲口，抽了一袋烟，又赶车上道。

这会大伙都没说啥话，但也没有休息或打盹。

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招呼，问长问短，应接不停。

工作队的年轻的人们唱着《白毛女》里的歌曲。

萧队长没有唱歌，也没有跟别人唠嗑。

他想起了党中央的《五四指示》，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。

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，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法的：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，或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时，太早地说到照顾，是不妥当的。

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，要一场暴风骤雨。

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。

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，群众还没动，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，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，那是不行的。

可是，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？

萧队长正想到这里，老孙头大声嚷道：“快到了，瞅那黑糊糊的一片，可不就是咱们屯子？

” 萧队长连忙抬起头，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，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，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，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。

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。

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。

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，手提一篮子香油馓子 ，在道上叫卖。

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，他连忙跑上，问老孙头道：“县里来的吗？

” 老孙头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，扬起鞭子，吆喝牲口往前走。

卖馓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，往车上看了一眼，随即走开。

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，拐一个弯，只当没有人看见，撒腿就跑，跑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跟前，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，钻了进去。

这人的举动，萧队长都瞅在眼里。

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，大门用铁皮包着，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。

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。

灰砖高墙的下边，是柳树障子 和水壕。

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，黑洞洞的枪眼，像妖怪的眼睛似地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，和四围的车马与行人。

长脖子男人推开的小门没有关住，从那门洞里能望到院里。

院里的正面，是一排青瓦屋顶的上屋。

玻璃窗户擦得亮堂堂。

院子的当间，一群白鹅一跛一跛地迈着方步。

卖馓子的人跑进去，鹅都嘎嘎地高声大叫，随着鸡也叫，狗也咬，马也在棚下嘶鸣起来，光景十分热闹。

萧队长问老孙头道：“这是什么人家？

<<暴风骤雨>>

”老孙头往四外瞅了一眼，看到近旁没有别的人，才说：“别家还能有这样宽绰的院套？瞅那炮楼子，多威势呀！”

”“是不是韩老六的院套？”

”“嗯哪。”

”老孙头答应这么一句，就不再说了。

这挂车子的到来，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，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。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。

穿着露肉的裤子，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，从各个草屋里出来，跑到路旁，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。

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车后跑，车子停下，他们也停下。

有一个孩子，把左手塞在嘴里头，望着车上的人和枪，歪着脖子笑。

不大一会，他往一个破旧的小草屋跑去，一面奔跑，一面嚷道：“妈呀，三营回来了。”

”车道上，一个穿白绸衫子的衔长烟袋的中年胖女人，三步做两步，转进岔道，好像是怕被车上人瞅见似的。

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。

萧队长从榆树丛子的空处，透过玻璃窗，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，他说：“就住在这行不行？”

”大伙都同意，一个个跳下车来，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行李卷往学校里搬。

萧队长走到老孙头跟前，把车钱给他，亲亲热热地拍拍他的肩膀，并且说道：“咱们是一回生，二回熟了，回头一定来串门吧。”

”老孙头把钱接过来，揣在衣兜里，笑得咧开嘴，说道：“还能不来吗？”

这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。

”他说完，就赶着车，上街里买酒去了。

工作队的到来，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。

靠山的人家都知道，风是雨的头，风来了，雨也要来的。

但到底是瓢泼大雨呢，还是牛毛细雨？

还不能知道。

就是屯子里消息灵通、心眼挺多的韩家大院的韩老六，也不太清楚。

这两天来，韩家大院的大烟灯，整天彻夜地亮着。

韩老六躺在东屋南炕上，一面烧烟泡，一面跟来往的人说话，吩咐一些事，探问一些事，合计一些事。

。

他忙得很，有些像他拉大排的时候。

所不同的是他十分犯愁。

他的蜡黄的脸上，看不出一点点轻快的笑容。

八路军三五九旅三营打走元茂屯的胡子以后，他的脾气就坏了。

他常常窝火：摔碗、骂人、打人、跟大老婆子干仗。

就是他挺喜欢的小老婆子，也常挨他的骂。

远近闻名的韩凤岐，兄弟七人，他是老六。

他今年四十七岁，因为抽大烟，人很瘦，鬓角又秃，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。

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，背地叫他韩老六，又叫韩大棒子。

伪满时代，他当过村长，秋后给自己催租粮，给日本子催亚麻，催山葡萄叶子，他常常提根大棒子，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，抬手就打。

下晚逛道儿，他也把大棒子搁在卖大炕的娘们的门外，别人不敢再进去。

韩大棒子的名声，就此传开了。

<<暴风骤雨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